

能言鸚鵡毒於蛇





目 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當心拆台.....	默 涵	『文明的果實』.....	荃 麟	好漢陶希聖.....	迪 吉	能言鸚鵡毒於蛇.....	秋 雲	關於加括弧的「民主份子」.....	胡 繩	從櫻桃園想起.....	夏 衍	論鬥爭過火.....	寶 林	殞石.....	孟 超	談死亡.....	秦 牧	可怕的地方.....	所 亞	活烈士贊.....	三 流	娼婦・政黨.....	黃寧嬰	朋友.....	秦 似	籠頭出籠的問題.....	于 君	關於馬來亞的中國人.....	宋遷今
王法之下.....	秦 似	獻花的人.....	蕪 榛	街頭.....	蕪 榛	官與「匪」.....	亦 人	關於馬凡陀.....	刑天舞	關於浮生若夢及其他.....	默 涵	活劇開鑼.....	特 偉	某『將軍』剪影集.....	蕭 化	『我的天！祇剩這一枝了！』.....	蕭 化	悲號.....	納 維	日記一則(補白).....	解 棣	畫(補白).....	劉 劉	名字(補白).....	劉 劉	鏡子(補白).....	劉 劉		

835.8
794



3 0526 6728 8

當心拆台

默 涵

舊戲園子的戲台兩旁，往往掛着這樣一副對子：「戲場小天地，人生大舞台」。這是說：人世間的一切，都無非一齣戲而已，犯不着那麼認真，倒不如看看戲，嗑嗑南瓜子，今朝有酒今朝醉。但當老爺太太們從戲園子出來，和黃包車夫還起價錢來，却是錙銖必計，多給一個銅板也捨不得，可見真把人生當作戲的人其實是少得很的。

朱光潛先生最近發表一篇文章「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理想」（『文學雜誌』第二卷第二期），看題目就知道，朱先生也是把人生當作戲的，不過他把人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演戲的，一類是看戲的。他說：「生來愛看戲底以看爲人生歸宿，生來愛演戲底以演爲人生歸宿。雙方各有樂趣，各是人生的實現，……」那一種是看戲的人，那一種是演戲的人呢？照他說，像耶穌、陶淵明……這類人便是看戲人，像秦始皇、拿破崙、希特勒……這類人便是演戲人。把世事人生都當作戲，這是那些以曠達自許的名士們常常這樣表示的。這種觀點對不對，且不去管它，實在說來，這也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幌子而已。他們何嘗不知道，真的生活並不是戲，所以，遇到跟他們的實際利益相關的事情時，算盤就打得比誰都精了。我所懷疑的，是世界上最真有這樣截然不同的兩種人，一種是專門演戲，一種是專門看戲的嗎？戲園子裏的看客，可以說是專門看戲的罷，但假如說戲劇是人生的鏡子，那末，戲台上的人物，有許多怕正是台下看客的影子。爲了宣揚他的理想，耶穌終於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何嘗是一個旁觀的看戲人？「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彷彿真是一個默玩人生的看戲者了，但要能這樣「悠然自得」，至少得每天無須上餐愁下餐，因此必須有點官俸的積蓄或地租的收入，他既然

做過官，或者向佃戶收過租，就顯然是和人間的紛爭有着糾葛，不是什麼純粹的觀戲者了。

然而，朱光潛先生更重要的意思，是在告訴人們，人生來有演戲的和看戲的之別，而他所謂的演戲人，顯然主要的是指那些當權得勢的「治人者」，如古之秦始皇和今之希特勒之流。那末，好吧，就讓他們去演戲吧，反正他們生來是演戲給人看的，至於我們呢？就靜靜的站在一旁看戲吧，反正我們生來是看人家演戲的。朱先生舉了一個亞歷山大皇帝訪問大儒派哲學家達阿傑尼斯(Dionysus)的例子來證明這兩種人是天生的「分工」，是「各有樂趣」的。當亞歷山大見到靜坐在木桶裏默想的達阿傑尼斯，就說道：「我是亞歷山大帝，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忙嗎？」達阿傑尼斯回答：「只請你走開些，不要擋着太陽光。」亞歷山大覺得這大儒很可羨慕，向人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我很願做達阿傑尼斯。」朱光潛先生大讚亞歷山大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因為他見到做達阿傑尼斯的好處。但其實，這不過是亞歷山大的一句空話而已，他依然住在他的豪華的宮殿裏，決不坐到木桶裏去。而契訶夫不是在一篇小說裏嘲笑達阿傑尼斯嗎？說他幸好是住在暖和的希臘，假如他到寒冷的俄國去，他就要在木桶裏凍不住了。演戲的人專演戲，諺看戲的人只看戲，互不相犯，各得其樂，這樣就自然「天下太平」了，顯然的，看戲的人永遠只能坐在台下看，決不能跳上台去「越俎代庖」，據朱先生說，「這是一件前生註定的，絲毫不能改動的事」。既然如此，一切變革的企圖和活動，不全是多事嗎？治國平天下，原是那些帝王將相們的偉業，我們只有張着嘴巴坐在台下看的份兒，幾曾見看戲的人跳到台上去演戲呢？這就是了！朱先生的真意原來在這裏。

至於朱先生自己呢？他很謙虛，自認也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人。但我們記得，不久以前他才「榮升」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委員」，袍笏登場，走馬上任，那末，即使不是戲中的主角，也該不是扛旗子跑龍套的脚色吧，自然更不是看戲人。我們且來看看朱老板的「演藝」吧。可是，要知道，時代到底不同了，即使老百姓真是「看客」吧，他們的眼光也已經提得很高，「台上羣玉班，台下全走散」，是恐怕沒有這麼客氣了，被你們的醜劇激怒了「看客」，說不定還要把你們的台板都掀掉呢！老實說，我真替朱老板捏一把汗。（十一月七日）

『文明的果實』

荃 麟

今年一月間，沈案在北平美軍法庭開審時，沈崇的校長兼監護人胡適博士，親自跑去旁聽，等到法庭宣判罪案成立，胡適博士連忙站起來，和他的友人們握手慶祝，說：「法律的精神勝利了！」

這回，案子忽然翻了，美國海軍高級法官覆判了皮爾遜無罪，胡適博士又連忙向上海的新聞記者聲明說：「這是美國的司法精神！」

據天津大公報十月二十七日上海電：「胡氏對該案經美國海軍高級法庭覆判無罪一事，他認為『美國法律看重證據。一個人沒有成立犯罪證據以前，認為是無罪的。這是美國的司法精神。這案子很複雜，還牽涉到法律觀點的問題。在該案沒有新證據發現前，不能再控告皮爾遜。美國法庭否決華北美軍法庭的原判，並不新奇……』」

確實，在胡適一些人看來，這樣復判是「並不

新奇」的。早在沈案發生的時候，胡適博士就大呼過「這是法律問題」了，而何思源之流則甚至咬牙切齒，斷定沈崇就是娼妓。洋爸爸放屁，雖臭亦香，這原是中國官場的通例；所不同的，是胡博士居然還在自己學生與被監護人給平白地強姦之後，引經據典，來闡述一通法律學理，以證明這樣覆判之並不新奇。這却是何思源之流所不及，而「學者」之所以可貴，大概也就在此了。

但在「學者」自己，這也並不算新奇，人權服從於法律，本來就是胡適博士二十年來的一貫主張了，爲了這，記得魯迅先生還給他寫過一首詩：

人權王道兩翻新，爲感君恩奏聖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而現在，則豈但是殺人，姦淫擄掠，都早在援用律例了。

美國的法律要「看重證據」，中國法律則根本無需證據。這自然又「並不新奇」。

例如，以前打死了學生，官方的解釋理由曰：「碰上刺刀」，或「自行失足落水」，而現在則不同了，這回浙江大學打死了一個子子三，官方的聲明就叫做：「畏罪自殺」。

「自殺」，果然就比「碰上」或「失足」明確得多，而「自殺」還可證明「畏罪」。不畏罪又何必自殺呢？可見罪有應得，即使死掉也並不冤枉。

但也許就爲了「虐政何妨援律例」吧，於是要請地方法院來驗屍。法醫的判斷說：「該死體頭部之刺創，應爲利物所傷，核與初次偵勘所搜驗認斷爲兇器之玻片，尙屬相符，」結論便是「得認定並非他人所殺。」

但是漏洞也在這裏了，據浙大教授會發表意見說：「願訓導長前往探視該生時，見其常帶之眼鏡已卸除，送去之紙煙一包，據看守人員云，眼鏡是玻璃，吸煙用火柴，皆所不許，則是防其自殺頗爲周密，何以反致容其用長達五六寸之玻璃片自殺？」

對於這問題，官方的答復却頗爲乾脆，曰：「不知」。

從「不知」到「確係自殺」，到「畏罪」，而證明「其爲共黨分子無疑」，照胡適博士的說法，這大抵就是「中國的司法精神」了。在這種「司法精神」下，死掉幾個人，自然也決不會新奇的。

3

子子三的「畏罪自殺」是在南方，但北方也並不安寧，北大捕去了孟憲功等四人，於是學生又罷課了。

而且，這回是在皇皇「總動員令」頒布之後。這就使胡適校長頗爲頭痛了，認爲「這會增加我的困難。」於是就想往南京一溜。不巧給學生知道了，十一日晚間，東廠胡同胡公館就發生一件請願的事情。

據觀察特約通訊說：

「那時正停電，沒有亮，學生們都默默地守在院子裏。胡校長從黑暗中走來了。學生代表說明來意後，胡校長不快地說：『你們是來歡送我的吧。』聽語氣，就知道今晚的神氣

不同往昔——。當時學生們會堅持胡校長留校，胡校長說，這是侵犯了他的自由，生了一會氣……」（觀察三卷九期）

可見胡校長倒確是一位「自由主義者」，這時候也還知道他的自由不可侵犯。這頗使我想起魯迅先生在「熱風」中所引用過北史裏周靜帝的一句話：「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不料胡博士貴爲校長，也竟不得自由，這實在可嘆，而且怪不得要「

畫

公劉

我剛才看見了一張恐怖的畫，它題名是：真理睡眠，妖異出世。

真理之神正在昏睡，不錯。不祥的蝙蝠拖曳着巨大的暗影，我知道：那暗影是象徵着行將到來的漫長而污黑的夜。

我有點怯，低下頭來打算不再看它。

可是，突然，我的破窗砰的一聲開了，一隻蝙蝠詭譎地撲着翅膀，他並不會飛進來，只是在窗口徘徊。

——我明白這是一種威脅。

生了一會氣」了。

雖然生了氣，究竟也還是南下了。十月二十七日，胡校長在上海國際飯店裏對新聞記者感慨地說：

「目前學生要解決思想上的苦悶，唯有埋頭研究學術，盡力報國——只有埋頭研究學術，才對國家有裨益。」

這回不但是「並不新奇」，而且實在是「太不新奇」了。二十年來，還是那麼一句老話，看來博士的實驗主義也究竟碰壁。但是青年是知道他們將怎樣解決其苦悶的，因此，儘管「殺人如草不聞聲」，他們還是在勇猛地大步前進。

寫完了文章，找不到一個適當題目，忽然記起了今年六二運動以後不久，大公報記者徐盈先生曾經寫過一篇「一個中年人年青了」的大文，那文章裏說：

「一個中年人在年青人中慢慢年青起來了，胡校長的兩週努力得到了收穫，最後連蔣主席也讚美平津的『秩序』了。這是理智，容忍及諒解所造成的文明的果實。」

這似乎頗爲令人毛骨聳然的。那末就借他那個所謂「文明的果實」，摘過來，當作題目吧。

好漢陶大爺

東郭廸吉

統治者用了全副看家本領，擺下了殺氣騰騰的十絕大陣，來對付那不爲利誘不爲勢屈的民盟。看他有的是造謠羅織的唇槍舌劍，有的是警犬特務的明殺暗傷，再加上釘梢逮捕，劫收監視，把各種的武器武力，壓住了陣腳，從陣里邊凶糾糾的殺出一條「好漢」；他打着官銜旗子，報上報來，「我乃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是也。」猛然一看，也像還有威勢似的，可是仔細瞧瞧，這條「好漢」並不是太史公「遊俠列傳」里的人物，也不是武俠小說的英雄豪傑，一付嘴臉，全身工架，却十足的是「打漁殺家」里教師爺那樣的豪門勢家狗腿兒的醜態。

他口口聲聲說羅隆基張瀾等不配做「好漢」，這很明顯的是想反證出只有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好漢」，那末，我們就看看這條「好漢」的行徑吧。

中國人民誰都不會那麼健忘的。陶希聖在抗戰時期汪精衛的南京偽政府中，官居「外交部」要員，爲汪奔走，勾結日寇，一個大大的漢奸，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事實。因爲狗搶骨頭落了空，便宣佈了汪日祕約，投進了CC的門檻；如今日本人的天下換成了美國人的江山，在同是南京的衙門里，他仍然施着過去的技倆，玩着當年的花槍，正如他所誣蔑別人的，只有他才真配稱的是「販賣主權」的能手，「投機取巧」的慣家哩。可是在寡廉鮮恥的社會里邊，蕩婦奢談貞操，自然成了極不足以引人發笑的笑料。他正是一個「無恥作風」的政客，到底誰敗壞了「政治道德」，我想他忘記了摸摸自己的背後是否要有「脊骨」；查查自己的舊賬，是否配談「志氣」，「宣傳」的舌尖，隨便一滑，這條「好漢」教師爺一出場便露出了原形了。

誰在賣國，世人眼底清亮，自己心里明白。他把塗着白粉的鼻頭，在人前一幌，洋洋得意的說：「這是別人的臉孔」，其實，別人並不如此，而他自己的面相，却暴露了個千真萬確，這套戰術，也實在太低劣了，民盟不會籌設甚麼「滿洲國」，而石敬瑭、劉豫、張邦昌，以至鄭孝胥，趙欣伯之流，却高踞在石頭城里的寶座上；這條「好漢」又那里不是在替自己畫像呢？我想他在亂罵陣的時候，嘴巴上正打着滾兒，心頭一動，煞住了聲音，因為和他這般傢伙齊名的，還有一個注精衛哩，他是汪家的爪兒牙兒，固然為舊主子諱，同時，又恐怕禁不住別人的一連串的推究下來，直到他的身上；然而，你就說到這里為止，你那過去的罪惡，目前的凶相，誰也會認得非常清楚的，又何須聯想呢。

和尚怕說禿驢，這條「好漢」誣蔑別人製造罪名的狗口里，從來不敢提到「漢奸」兩字，畢竟賊人心怯。可是，又有人說：他所自命的「好漢」也還是下意識的「漢奸」心情的洩露，「好漢」二字如果倒植，「好」字權當筆誤，還不是確確實實的「漢奸」嗎。我們不必談甚麼心理學上錯綜問題，他新舊醜史，都足以證明，這條「好漢」，也只是漢奸小丑而已，用不到給他作價值上的估計。

因此，他講甚麼「政治道德」，說甚麼「為知識青年示範」，愈是煞有介事的，愈是擺的神氣十足的，也愈足以惹人哄笑，小丑的作用在於打諢，小丑的本領在於自我嘲弄，這樣，「好漢」陶希聖，究竟擺的什麼陣勢，我們也就不問可知道了。

然而，我們說他打諢，說他自我嘲弄，還只限於表現在外相的；漢奸而兼小丑，這樣的「好漢」，除了這一方面，怕還有蓄於內心的隱毒，他所謂的「好漢作事好漢當」，和「羅隆基等如願作好漢，今日有兩條路可走：……這種種的話，窺其居心，不啻若曰：「你們趕快和我一樣，不願政治道德，抄機取巧，反躬無常吧；不然的話，要想『北走東北，南奔港澳，』負責

關於加括弧的「民主份子」

胡繩

近來有人提出了「加括弧的民主份子」這樣的說法。聽到這種說法，也就有人老大地不高興——莫非這括弧也要加到我的身上來了麼？

讓我們實事求是地來看，「加括弧的民主份子」這說法是不該被視爲或被用作罵人的話的。因爲「加括弧的民主份子」究有異於「偽裝的民主份子」。如果是後者，那就根本是民主份子的敵人，冒用了「民主」的外衣來存心騙人。但如果是前者，那就至少還不是民主的敵人。

自然，當一個人爲民主而努力並非出於虛假的存心，却忽然被加上了一道括弧，有點生氣是難免的。但如果在生氣之餘，還能够平心靜氣地想一下，說不定在我們中很有不少人自己都覺得自己或多或少地還不得不和那個討厭的括弧有點關係。脫掉這個括弧，做一個真正配得上「民主」這兩個光輝字眼的鬥士，自然是好的。但萬一反省自問，還不

得不和這括弧有點關聯，那是並不妨礙，而恰恰是足以鼓勵我們爲擠脫這「括弧」而努力的。

但我必須補充說明，上文所說難免和這括弧多多少少發生點關係的「我們」，並不包括全體中國的人民大眾。在我看來，中國人民大眾中大多數人却是真正的民主份子，並不必担心和這括弧發生關係。這所謂佔中國人民中大多數的民主份子是誰？是農民。生活處境與社會地位使中國農民「天然」地是民主份子，甚至遠在民主份子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在中國的時候，農民已經是民主份子了。在二三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的歷史中，是誰敢於拿起刀槍來和壓迫人民的統治者鬥爭？——不是別人，是農民；同時，也總是農民，給了每一次侵入中國的異族侵略者（一直到近代的帝國主義者）以反抗的打擊。

這也並不是說，農民在任何時期，其中的任何

人，都是自覺的民主份子。農民之作爲民主份子，仍是會有覺悟了的和尚未充分覺悟之分。但「尚未覺悟」和「加括弧」是不同的，一般說來，對於農民，加括弧的民主份子這一說法是川不上的。

因此，前面說的常常有加上「括弧」可能的「我們」，所指的正是不屬於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同時也自然並不是屬於民主敵人的陳營內的——這樣一種社會出身的人。

是的，我們是真心要爲實現中國的民主而鬥爭，而且我們宣佈，我們所要的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但什麼叫做廣大人民的民主呢？如果除掉了最多數的農民，就談不到最廣大的人民，那是一定的。

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究竟是怎麼事呢？就不能不是，最大多數的農民起來剝奪掉一切享受着傳統特權的先生老爺們的土地，財產和地位，就不能不是，最大多數的農民自由地發揮他們的發言權，而從這曾經是「無聲」的大地上發出來的聲音絕不是什麼溫文爾雅的聲音也是一定的；於是我們所有的和所做的一切思想啊，計劃啊，藝術啊，文學

啊，都不能不擺在這些「粗野」的鄉下人面前讓他們評頭品腳了；而這些「泥腿子」，也不用說，是一定會成羣地踏近那鋪着地毯的華美的戲院裏，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喝着采欣賞着在舞台上演出的合於他們的趣味的節目的了。

能够這樣，難道不是再好也沒有了麼？爲了中國的民主化，難道不該是如此麼？——但如果我們在具體地設想到，或具體地遇到這一切的一切時，在我們心裏還不免感到有一點「那個」，那麼我們恐怕是沒有理由來推辭那可厭的「括弧」的。

再說深一點，如我們這樣的人，在我們的出身上，我們的社會生活的關係上，在我們的思想之流所由以形成的河床上，在我們業已養成了的生活習慣上與趣味上，在我們的「血液」上，我們究竟是和誰接近一點呢？——是在田野裏的農民更接近一點呢，還是和靠了剝削與壓迫農民而生活的人呢？如果我們實事求是地說，在這種種方面我們其實是和在近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國家帶給淪爲半殖民地的中國的一切禮物保有着千絲萬縷的牽連，也和

嬰甯黃 (詩景卽) 黨政·婦娼

昨晚我在暗街上

聽見一位「阻街女郎」

向她的顧客開價二十元，

顧客一口還她個對折——十洋。

跟着你拉拉，我扯扯，

你添添，我讓讓，

就用淫猥的浪笑

做了醜劇的收場。

今天我在報紙上

看見一個進了黨的政黨

向執政黨要求名額四百個，

真真無巧不成書，那執政黨

對折還價，跟那嫖客一個樣！

至於會不會也拉拉扯扯，

會不會也添添讓讓，

又會不會也用淫猥的浪笑

表示情深如海作收場，

記者們既沒有報導，

我也不方便去瞎猜亂講，

還是麻煩各位按線索想想吧，

橫豎這一類的事

最容易豐富人類的想像。

一切不是真正屬於人民大眾，而恰恰是屬於站在人

民之上的統治者有關的事物保有着微妙而複雜的關

係，那麼我們就總會在這個方面或在那個方面，顯

出我們如果被稱爲加括弧的民主份子，並不是不公

平的事。

在中國現狀下，做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是

要有勇氣的。既然我們有做民主主義者的勇氣，那

麼我們就有勇氣承認我們自己的弱點，有勇氣讓我

們自己受到人民大眾的審查，看看究竟我們是不是

還只能叫做「加括弧的民主份子」，也就要有勇氣

在向人民大眾學習，在和人民大眾一起從事鬥爭中

，解脫這可羞的「括弧」。

自然，如果我們聽到「加括弧」這樣的說法，只

是生氣，甚至老羞成怒，而永不能想到，「括弧」

並不是別人能加上去的；那麼，背着這一個括弧的

負擔，我們將走向什麼路上去，並不是不值得警惕

的事。

的事。

的事。

的事。

的事。

從“櫻桃園”說起

衍 夏

最近，我幾次想起了柴霍夫的名作「櫻桃園」。

曾經讀過不止一次的這個劇本的結尾，印象永遠是鮮明的：

「（安德列維娜走了），舞台上空無一人，先聽到的是門戶全上了鎖的聲音，此後馬車的聲音就漸漸的遠去，寂寞支配了一切，只有砍伐樹木的遲鈍的聲音打破了周遭的沉寂。淒涼，憂鬱。」

安德列維娜的走代表了一個階級和一個時代的退場，砍伐櫻桃樹的遲鈍的斧聲象徵了這些莊園貴族的喪鐘。圓熟，可是腐敗了的，洗練，可是衰弱了的一個時代完結了，這些人物「淒涼，憂鬱」地下場，俗不可耐，不懂風雅為何事，惟利是圖，殺風景地砍掉了優美的櫻桃樹而打算在這莊園上開工廠的土生暴發戶——陸伯興，成了這「新時代」的主人。

柴霍夫是優美而洗練的，所以當他明白了安德列維娜們的命定了的不可抗拒的淒涼的時候，他只能「哀愁」，「感嘆」，支配着這位作家的是一種難以排解的淒絕之情。

陸伯興是「小鄉下佬」出身，從小就受過安德列維娜家的恩惠，所以，即使當他「穿了白坎肩黃皮鞋」的時候，他對莊園主人們永遠是恭謙有禮，永遠是不會有「過火」的行動的，他用金錢買好了莊園，他客客氣氣地送走了這「生命消逝了」的淒涼的主人。

爲什麼會一再的想起這個情景？近來，不是連一些似乎和土地問題永不相干的「讀書人」之間，也在紛紛的談論到分田的事情了麼？

在中國，歷史之神過去似乎千百年來走得太徐緩，而這幾年却似乎走得

迅速了，她大踏步的跨過了「櫻桃園」的時代，當我們的智識份子還在低徊咀嚼那「櫻桃園」的哀愁和寂寞的時候，這樣一個歷史的階段已經悄悄地溜走了，中國的「櫻桃園」決不可能像柴霍夫筆下所寫一般的優美，中國的新時代登壇者也決不可能像陸伯興一樣的恭謙了，他們更加粗暴，更加魯莽，他們不是「陸伯興」，而是「老百姓」，祇因為，他們的受難太久遠太深重，他們的仇恨太深沉太奇烈了。

一個奇想驀然湧上心來，假如結核病不在一九〇四年帶走柴霍夫的生命而讓他目擊到一九〇五乃至一九一七年的大風暴，那他將寫出怎樣的作品呢？這應該是一個對於他的最殘酷的試鍊，這也應該是一個品評柴霍夫的最後的尺度了。

在此，又使我想起了我們同時代的那些「不幸地」已經遭遇到了大風暴的知識份子。

一般的說，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新政治新經濟是懷抱着熱心和希望，對於舊政治舊經濟是懷抱着反感和敵意的，但，在這仰望和反感，在這熱心和敵意之間，不也依舊祇限制於一種觀念上的認識麼？

觀念上理性上的認識，並不就等於生活上情感上的全心全力的擁護，在此就很自然的發生了思想與感情相矛盾的問題，非澈底解決土地問題就不可能根本剷除中國的封建制度，這已經是每個知識份子都可以理解的常識，可是，有朝一日當這個人人可以理解的理論問題進一步而付諸實踐的時候，知識份子就不能像他們過去支持這個理論一樣的熱心而積極了，為什麼？理由是十分明白的，今日中國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都和地主階級有着或多或少的關係，飲水思源，他們今日所有的這一點點即使是十分可憐的社會地位和知識特權，不都是經過「祖先餘蔭」，「戚友協助」這些間接方式，而得自土地封建剝削的餘潤麼？一句話可以說完，中國知識份子和廣大的農民大眾不同，他們不曾直接身受過封建剝削的苦痛，所以他們對於土地封建剝削制度和代表這種制度的地主，不僅是沒有深仇大恨，而且是或多或少都帶有若干懷戀的，惟其沒有恨，所以對於澈底剷除封建剝削制度就鼓不起高度的熱情，惟其或多或少都還帶着一些對地主階級的好感，所以一朝當這個階級到了非死亡不可的時候，他們就會

油然而生憐憫之情。「不要太過火了」，「不會有流弊嗎」，這是發源於憐憫的具體表現，而這種「心積」，在千百年來受盡了土地封建剝削的痛苦而對於這個吃人階級懷抱了海樣深仇的農民大眾之間，是決不會想到和感到的。

不會太過火嗎？過火是一定有的，不會有流弊嗎？流弊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先生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這次革命更是在封建制度下受了幾千年壓迫剝削的幾萬萬農民集體翻身，你祇要想想，假設有一堂傢俱，要從樓上搬到樓下，誰也保證不了不會擦掉一點油漆和碰碎幾塊玻璃，那麼在這樣一次驚天動地的整個社會制度大改造中，假如沒有一點「過火」和「流弊」，這不是反而太不合理，太不自然了麼？

在一九二六、七年大革命中，這種「過火」和「流弊」的故事且已經聽述不止一次了，一位朋友告訴我：一羣農民抓到了一個大地主的時候，一反他們平日溫良馴服的性格，突然像中了魔似的「狂暴」起來，特別使這位目擊到這情景的朋友戰慄的，是一羣老老小小的農奴，排開了農會工作人的

阻擋，一窩蜂的擁到這個地主身邊，用他們的嘴活活的將他咬死！這種行為是過火嗎？當然是過火的，這種行為有流弊嗎？當然有流弊的，但，對於這種「過火」行為覺得「殘忍」而認為「此風斷不可長」者，却祇是旁觀的和事後批評者的感覺而已，在那些看到這個平時威風凜凜，無惡不作「老爺」一旦被抓住在自己手裏，被踐踏在自己的腳下，受了一輩子的怨毒在這一瞬間湧上心來，而覺得自己也該擠上去咬一口的農民農婦，就祇會感到痛快而決不會覺得有「過火」之感吧。好惡之分，愛恨之別，這都根據當事者自己所處的立場地位而定，知識份子聽到「清算」「鬥爭」這些國民黨惡意渲染的名詞就會感到戰慄，這一方面也許是由於知識份子神經太纖細太敏感，而最主要的原因，我以為還是由於知識份子的出身、生活、教養等等，和支配了中國幾千年的這個吃人的封建制度有着萬縷千絲的連繫，對地主階級不但沒有強烈的仇恨，反而或多或少直接間接的受過這個階級乃至整個制度的「庇蔭」的原故。對被壓迫的農民沒有真愛，必然的對壓迫者的地主就不可能有真恨，退一步說，

假如對地主沒有「千絲萬縷」緊緊地牽纏着的愛情，那麼相信眼看見這個階級的必然的沒落，眼看見這個階級的代表者的遭受到「歷史的懲處」和「報應」，就應該不會「油然而生」憐憫之感了吧，小時候讀「三國誌」到董卓被殺之後，怨毒的人民在他脛眼裏點燈的故事，在所謂「性本善」的童提時代，覺得這是應有的「報應」而絲毫沒有「過火」之感，我相信這祇是因為讀者的心地是一張白紙，對被壓迫的人民有同情，而同時却和暴虐者董卓絲毫沒有感情上的連繫的原故，否則，我就難於解釋：為什麼千秋萬載，讀史者對於這種「人民的殘酷」竟沒有一語「過火」的批評？

從「過火」的說法，很自然的就會想到十年「統戰」以來進步人士口中常常講起的所謂「公正士紳」和「開明地主」的問題。農民裏面可以有「壞人」的二流子和地痞，地主裏面就不可能有「好人」的公正士紳和開明地主了麼？我也相信，公正士紳和開明地主之不僅可以有，而且我們接觸過的也很多。天下沒有一個定理可以沒有例外，階級構成裏面卻可能有若干在觀念上和行為中不為他本身階

級利益所拘囿的份子，粗粗一看，公正士紳和開明地主，應該不是農民的敵人，最少在農民大翻身的清算鬥爭中，就不該有讓這些「心腸不壞」的「好人」也受到打擊的「流弊」，可是再想一想，這若干例外的所謂「好人」，他們直到今天還能維持着「紳士」和「地主」的地位，他們的生活基礎究竟建立在什麼地方。他們不是世世代代依靠封建剝削得來而日益滋長擴大的土地和封建特權來生活的麼？因為一二特殊的例外而忘記了千萬人集矢的整體，因為要寬恕一二個特殊的「好人」而在整個剷除封建制度這一大革命中留下了一個原則性的罅隙，這就不單是技術性的「流弊」的問題而是原則性的要

不要澈底剷除這個制度的問題了。

抗戰中，我曾在桂林遇見過一個起初是非常頑強而後來却異常馴服的日俘，有一次談起放下了武器的俘虜遭到當地人民凌辱的事件，所有的俘虜都覺得有點不滿，可是他却冷靜地說：「我們這民族的壞事太多了，那麼，讓我們這幾個不幸的人安心地替整個民族的罪愆背起十字架吧！」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不同於一個範疇，日本民族也祇因為不

能控制他們民族裏面少數的法西斯份子的罪惡而使整個民族蒙受了「侵略」的罪愆，但是我想，假如中國地主階級這個階級在幾千年來的歷史中榨盡了萬萬人的血汗，作盡了威福，享盡了榮華，那麼在他們這個階級滅亡的悲劇中，就不能讓若干善良的可是「不幸」的後裔代替他們背上十字架麼？

我這些話，在對地主階級悲憫爲懷的朋友看來毫無疑問的已經是「過火」而有「流弊」了，好在這次中共頒佈的土地法中，已經十分考慮周詳地採取了避免「過火」和有「流弊」的「肉體消滅地主」的手段，不僅地主和他們的家族都可以分到他們份內的土地，甚至未曾直接沾染無辜人民鮮血的國民黨官吏及其家族，也可以分得土地的一份，將這樣的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當時的「過火」行爲比擬一下，那麼，傢俱擦傷一點油漆一般的「流弊」，不也該心安理得了麼？

在「櫻桃園」的時代，貴族地主階級的輓歌是斤斤的伐木聲音，而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所

聽到的，恐怕已經不是一首優婉寂寞的哀詩，而祇是驚天動地的一聲雷響了吧。這是歷史的殘酷，這是一個階級幾千年間積累下來的血債的償付，咬緊牙齒吧，這又是一次知識份子脫胎換骨的試煉。

百喻經（魯迅譯作補遺）

有一位趕路的癡人，急忙忙走了許多路，肚子裏慢慢的覺得餓了，勉強再走一程，經過一個小小市鎮，抬頭看見一個燒餅攤，便止了步，放下担子，伸手向衣袋裏摸出錢來，買燒餅吃。第一個燒餅吃下肚，不濟事，再買一個燒餅吃，依舊不濟事，連買第三四五六個燒餅吃，仍舊不濟事，可是第七個燒餅到了手，剛纔吃了半個，忽然肚子飽了，再也吃不下了。這癡漢便覺得懊悔起來，伸起手把自己打，說道：「我現在吃的很飽，全仗這個燒餅，以前所買的六個燒餅，白白的丟了許多錢，一點不濟事。假使我眼力好，早早曉得這第七個燒餅，有這麼大的作用，半個便吃得飽肚子，應當一開手就買這個燒餅吃啦！」

論鬥爭過火

寶林

國訊港版第二期陸一弘先生「評中共土地法大綱」一文予人以一種中派的，溫和的印象。特別是「關於接收分配辦法」，陸先生說：「鬥爭過火，固所不免。而廣大地痞流氓混入農會，乘機魚肉，冒稱執行政策，鬧得鷄飛狗跳，做出種種不情不理，混亂秩序的暴行，以致失去廣大人心，實屬可慮。」這種意見之爲中派的，溫和的，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被鑒定了。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先生攷察湖南農民運動，在他的攷察報告中，就敘述當時湖南有一種同樣的，或相差也不多的意見：「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份了』。」毛澤東先生說：「這是一種中派的議論」。

發這種議論的人，他們之不反對辦農會，正和陸先生不反對土地改革一樣，但却反對過火。

當時湖南被指爲「未免太過份」的情形，在毛澤東先生的報告中，有着非常生動的描寫。「的確

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這等于把地主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拖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里，一羣人滾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般所謂『過份』，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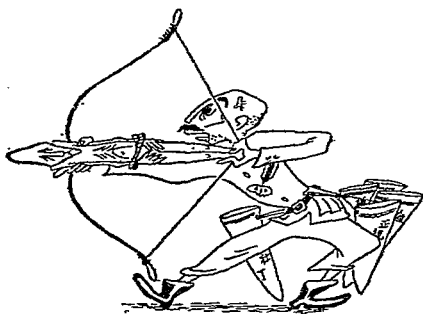
這個情形和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向農民搶租谷，奴役農民，甚至施以私刑的暴行比較起來，其中差別僅在另一方面人數衆多，一方面人數極少而已。可是當時却引起湖南很多紳士不滿意，他們看慣

了農民被壓迫，看不慣地主被打倒。批評說：「糟得很」。最近中共「土地法大綱」的建議對執行土地改革的秩序已經有了很周密的預防規定，大凡過去「糟」過的事情，如任意宰殺牲畜，斫伐樹木，破壞建築物等，不會重演了。但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鬥爭過火」，使得他們「鷄飛狗跳」，那是完全可能的。他們早已對農民施行了過火的壓迫，農民當然不可能來一個不過火的翻身。「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何人爲土豪劣紳，何人作惡最甚，鄉下那個心里不明白？連唐生智也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九個是對的」。這就可知錯不到那里去。退一步說，即使「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一類事情仍不能免，也大可不必憂慮。因爲「穿長褂子」的固然未必是劣紳，但穿着長褂子在鄉下游來擺去的人，至少也有幾分不是生產者。迎頭喝他一聲：「劣紳！」也好叫他清醒一下，知道世界變了，趕緊檢點一下自己。

從改造中國社會的意義來說，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過火的鬥爭，我以爲與其反對，毋寧贊成。

因爲他們對中國進步的阻力實在太大了。土地問題是目前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在這個中心問題以外，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中心問題，必須把許多與中心問題有關的附屬問題同時解決。農民從幾千年壓制下翻身決不能僅止于分得幾畝土地，分得幾畝土地以後不但須要有保障農民利益的政權，而且還須要有保障農民利益的新秩序。要建立這個新秩序，不可避免地就要打倒舊秩序。所謂舊秩序是什麼？就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所崇奉，所保衛的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和鄉村的惡劣習慣。這一套舊秩序是中國地主階級藉以保持其壓迫與剝削地位的秩序，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遺產。其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人們已經看慣了。由舊事物所產生的舊觀念，甚至在許多進步份子的頭腦中亦保留有殘存的部份。因而每當舊秩序遭到破壞的時候，就連這些進步份子也難免綑眉頓首，感到不慣或者過火。別的方面願意進步，在這個上面就不大願意進步了。實際上，打倒這一套舊秩序乃爲土地改革與翻身農民之所必需，亦爲進步的中國，新的中國之所必需。不打倒舊秩序或打倒而不澈底，那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

不澈底的土地改革，讓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在鄉下仍能保持其特殊地位，或者在腦子裏總存着一種不同的思想。打倒舊秩序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一切反常，凡是地主社會中習以為常的事物都必須變更它的位置，全部倒過來。從前騎在農民身上的地主階



『！了我天！這是最後一枝了！』

蕭化作

級現在叫他們從農民身上滾下來，最穩步也必須使他們與從前被當作坐騎的農民階級立於同等地位，決不能讓他們高出一個頭。中共「土地法大綱」建議，主張地主一家人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已經使地主階級獲得與農民同等的地位了。可是爲了要使地主階級從農民身上滾下來以後，甘於與農民階級立於同等地位，不再死灰復燃或心有不甘地想恢復原來的地位，在實行土地改革的時候，農民起來以急風暴雨之勢在政治上掃光地主階級的體面威風，一切取而代之，那正是值得讚頌的偉大的革命行動，是新秩序所由建立的程序。地痞流氓參加其間的作用，固不必估計得過于「廣大」以至把無數農民的翻身和翻身時的猛烈震動都錯認作地痞流氓爲非作惡的暴行。

本來允執厥中，不矯枉過正，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立身行事的傳統哲學。雖然他們之中有一部份業已置身廟堂之上的，當着替統治者保江山，鎮壓革命的的時候，就一定拋棄這種傳統哲學，走向殘酷與暴虐的極端，但另一部份恥于置身廟堂之上的人物却仍舊抱着固有的觀點，作知人論事的準繩。對土

地改革也一樣，他們主張溫和一點，時時以過火爲慮。他們顯然沒有注意到中國革命的歷史早已說明，必須把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植下的千年不拔之基礎——地主階級徹底干淨全部連根剷掉，改造中國社會才有可能。這就是革命。革命是不能講中庸之道的，講中庸之道就只能與革命的對象妥協。而歷史上每一次妥協都證明，常被反革命利用來作爲獲取本身存在的機會，一旦他們有了力量，馬上就反身而噬，企圖撲殺革命勢力。每當革命勢力暫時被撲下去的時候，他們馬上就開倒車，把舊秩序恢復到更舊更舊，甚至郊天祀孔，儼然天子復出。那時你跑去跟他們講中庸之道，他們反臉若不相識。民國初年的袁世凱，北伐以後的蔣介石，與政協以後的小××以及今日全國各地農村中無數的小××正是一個東西。對他們溫和無異叫民主新中國收住進步的脚步，然而這是渴求民主進步的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誰都應該承認毛澤東先生的見解至當不二，適合中國國情，「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

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

假使政協成功，建立了一個有蔣××參加的聯合政府，由這個聯合政府制定的土地法與由中共領導農民自己來制定的「土地法大綱」，那也許是要溫和一點的吧，前者有代表地主利益的蔣黨參加而後者沒有，當然前者溫和而後者猛烈。可是誰叫蔣××和全國各地農村中無數的小蔣××都厭惡政協，痛恨聯合政府，都不吃這一套溫和辦法，都不肯妥協，都不講所謂中道呢？這又一次給我們證明了，要中國進步只有把他們徹底打倒，打得他們永不翻身。只要能使中國進步，那怕打得過火一些，連他們的根子都打掉了，又何足惜？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偉大顛覆關頭，每一個腦海清醒的中國人確乎都應該檢點一下自己的觀念，凡是屬於××的東西，必須毫無顧慮地清除出去。現實比思想跑得快，如果不能清楚地去認識現實來適應自己的思想，那是一定要失敗的。

東郡的郊外，這天晚上，從天空里殞落下一顆星石。

正是炎暑已到了末梢，秋老虎挾着他那酷烈的餘熱，威臨着人間。幾個農夫，吃過了那填不飽肚皮的糠飯，都帶着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低壓沉重的心情，不約而同的來到了禾塋乘涼，每個人望了望空冷的田邊，想到了這悲痛的年成，村裏的壯丁，被強徵當兵做苦役的去了大半，佃來的田地，失掉了耕種，自家沒飯吃，更還不了催逼的欠租，接應不

完官府裏繼續不斷的調遣。一個老人家，搔了一搔那蒼白的頭髮，忍吞下了無數的不能說出的話，向大家掃了一眼，誰都懂得他心裏邊的淤積，然而，就是在這種四無人跡的靜夜裏，也沒人敢點破彼此間互相溝通着的心意，只能大家皺着眉頭，癡呆似的沉默在這裏。

一個人偶然的仰起頭來，向上空望了一下，忽然發覺到那星月茫茫的太空中，湛湛閃光的閃惑，爲什麼與往常不同的靠近了三星相聚的心座，他心裏默思着，這似乎是天上也顯出了乖異的

氣象了。還有更乖異的哩：在災心之間，那一粒微淡的小星，幌了一幌，竟像一支銳利的金箭，劃破了憂鬱的天色，緊接着轟隆隆降的連串的聲響，乍驚的沉雷似的迅快的飛墮到郊外的曠野。他們幾乎被震昏了，但在這心頭一轉都有斫腦袋的危險的時代里，大家定了定心，彼此都不敢說一句揣想的話，又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慢慢拖着脚步，避回了家屋；可是，這沉重的巨響，是不會守秘密的，從鄰近幾十里到幾百里都聽得清清楚楚，又那里能掩蓋得住誰的耳朵呢。

在同路上，每一個人都起了一種像喘過一口粗氣般的情形，他們默會着這頹落的星石，將是大家翻身的朕兆。更深深的盼望着這顆小小的石子；雖然不是崑崙、泰山，也許有力量能够擊裂開這整片的皇帝官人脚下踏牢了的大地，讓他歸還到耕田人自己的手裏；但是這念頭，也只有自己去想，自己心里盤算。

二一

自從那個異國的野心家的私生子——呂政——掌權以來，全天下的人，都變成了他腳下的螻蛄，從喉嚨一直到生命，全部被扼住的緊緊的，煎熬在生和死的夾縫裏，度着了悲愁苦難的日子，自然，特別是農夫們，更不堪的遭受着加倍的虐待的。他橫橫凶殘的用農夫們的血

肉打平了天下，可是農夫們所得到的，却是失掉了自己的土地，被他把臉上打了黑印，變成了牛馬一般的奴隸，一批一批的戍卒的徵調，一次一次工役的遣發，都送到了遙遠的北方，除了打仗之外，又築着迢迢萬里的長城，他們被逼着拋棄的鄉里，離開了父母妻子，含着了淚走出了家門，不知道生有何趣，死在那里。幸而還被留下的，笨笨的田畝，要你加力的耕，加力的種，收穫的食糧一古腦兒都要獻給那不事耕種而仟陌相連的官人，地主。你要動，鐵器兵器全都收了個乾淨，你想反，早在驢山旁邊給你安排下了可以囚禁千人萬人的監牢，而且一樣的還得替他造宮殿，開池沼，做不完一生的苦力。鑿腦壳，抽筋骨，下油鍋，

十五六種酷刑，陰慘的佈置下了森嚴寶殿，誰也不知道是生在人間，還是活在地獄，就是你喘一喘氣，被一皺眉頭，也都有皇家的獵狗追隨在你的身後，一轉眼間，要你活生生的死去，死後也找不到尸首。

他更分家分戶的想出了什伍連坐的管制的背法，更在城池鄉里分成了左右兩方，住在右邊的，都是站在死人尸骸上悠遊快樂的闊老；而另一邊就是廢患餘生的賤民，是他把人們分成兩個懸殊的世界，也是他拿多數人的血肉，喂養着少數的魔鬼。

秦始皇這個名子，早已成爲凶殘毒惡的獨夫的標誌了。

可是，天下的人，在他這種種的暴戾壓制底下，雖然失掉了言語行動的自由，但心裏的憤怒

已是逐漸的燒起了熊熊的火燄；尤其是農夫們，踏着自己耕種的土地，更會想到喂養他們的食糧，終是操在自己手裏的。

一塊殞石打落下來，也正是投在農夫們汹涌翻騰的心海裏，他們因為這勾起了不少的心思，斷定了這種年頭是不會長久的。

三

下半夜，荒涼的郊野，靜寂寂的，早已沒有人跡，沒有人聲，甚至于連狗叫都聽不見了，只有那塊沒有靈性的石頭孤獨的伏在那裏。其實一塊星石的殞落，又何關人間的禍福，他在這些逼近在死亡邊緣的人們的心裏，一個聲音，一種現象，都可以引起他們的震動而聯想到自己的命運，這樣，便把殞石當成了造物物的垂示了。

遠遠的一個黑影飄來了，他蹣跚腳的探視着，輕輕的不讓身邊响出一點聲息，慢慢的盤繞着草萊走了過來。

好在月光還清清晰晰的，照着那塊石頭，連石紋都看十分真切，大約有六七丈寬，十幾丈高，不很圓，也不太方，不整齊的楞角突出着，灰白的石色，和山岩沒有什麼兩樣，那人輕撫了一下，還微微的有些溫氣，除此以外，實在找不出什麼特異了。

他正在窺探着，察看着，忽然對面的遠處又有一個影子走來了，他剛想回轉身去躲開了他；但那人走得很快，幾步路已經跑到了他的臉前。兩個人打了一個照面，原來是彼此相知的夥伴，這樣大家才定住了跳動着的心。他附在那人的耳朵上，輕輕

的說道：「一塊粗石，實在沒有什麼奇怪，為什麼從天上飛下來呢？」

那人看了一剎，沉吟了了一聲：「沒有奇怪，沒有奇怪，」可是，他忽地又起了一個念頭：「沒有奇怪，我們要它奇怪。」

「怎麼？」

「我們把藏在心裏，不允許講的話，不允許說的心事，讓他替我們傳揚出來。」

「好，那末就在這上面刻上幾個字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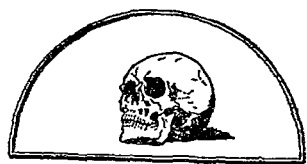
「不過，我們要說的話實在不少，怎麼刻的這末多，又那裏有這末長的工夫給我們慢條斯理去刻呢。」

「選頂要緊的刻好了。」
兩個人又仔細的想了一想。
一個說：「我要秦始皇死！」

談 死 亡

秦 牧

往處附近有一個墳場，每當黃昏散步時，望着那些以人屍爲餡子的土饅頭，有時不免想起了死亡。



安特列夫有一個劇本叫做「人的一生活」，用五個場面表現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歷程，在劇本中，「人」的背後常常站着一個象徵運命的「灰色的人」，旁邊燃燒着一根象徵生命的燭火。故事記得是這樣的：第一幕在灰黯的房子裏，「灰色的人」來等候誕生，一羣老婦在室內忙碌着，在產婦呻吟間，「人」呱呱墜地了！「灰色的人」靜靜地燃燒着燭火，表示又有一個生命光臨地球了！第二幕，在貧困嶮陋的房子中，蠟燭已點了三分之一，「人」與年輕的妻廝守着忍受饑餓，但他們年輕，戀愛比食慾更強，相依爲命，恬然自得。第三幕，「人」已逐漸富厚，在大客廳中開舞蹈會，蠟燭點了三分之二，許多朋友高興地前來赴會，在表面和愛的友情中，有嫉妬與陰謀暗暗進行着。第四幕，在陰沉的大房子中，蠟燭快點完了！貧困糾纏着「人」，婢僕星散，孤寂地陪伴着他的祇有一個年老的

傭婦。第五幕，在陰暗淒涼的病室裏，一羣醉漢瘋癲地竄入臥室，燭火跳動，「人」誕生時圍繞在側的一羣老婦又來了！在垂死的病人床前舞蹈，「灰色的人」來說：「靜寂，人要死了！」於是燭火熄滅，暗中發出笑聲，復歸死寂，人的一生活就這樣完了。這劇本雖然情調很灰黯，但却劃了許多人一生的歷程，有人從搖籃到墳墓，不是走着這樣的路麼？

有些人面對死神，「達人知命」，毫不畏懼，在死榻上還能說着優美的語言，一個大音樂家臨死時說：「我好像聽見一闕美好的音樂」，一個大政治家臨死時說：「點上燈吧！我不願在黑暗中回家」，都是一些值得人吟味的智慧的聲音，但更多的人，

在死神面前顯得惶亂無措，歐洲史上有一個著名的女皇，臨死時竟呻吟着：「有誰能使我不死的，我願把整個帝國換取暫時的生命。」那麼昏亂胆怯的話，真是可笑，許多人一到死的關頭，驚駭愁苦的心理簡直難以言喻，這現象顯示人並不處處較一般動物更為睿智，有許多的魚類，年老時會游回原來出生的地點，靜靜死去，有許多的獸類，行將死亡的時候也會踏着恬靜的步伐，離開同羣，十分曠達地委身沼澤巖穴之間，泰然長眠，我以為這些動物是真正懂得享受生命的。

爲了安慰一些人對於必然的身體死亡的憂懼，我們聽到了各樣的人的各種安慰的聲音，生物學家說：「每一種動物的壽命都是它的『長足年齡』的四倍，驢，狗，貓都是如此，人照理應該活一百二十歲，祇是苦悶，悲憤

的情緒，貧困，廢折的生活把壽命縮短罷了！」醫學專家說：「抗老血清的發明，科學的進步，終必延長人的壽限」，革命家說：「寄生命於羣體吧！羣體不滅，小我永生」，有的醫生更根據臨床的經驗，大聲宣告道：「死亡并不可怕，依照許多死而復生的人的陳述，死亡不過像睡眠似的，極舒適，極舒適，輕飄飄踏入雲層，眼前一片紫色藍色，慢慢消失了知覺……。」沒有疑問，這些話從各個角度給死亡一種解釋，給生者一些希望，都是智者仁者的聲音，但對於臨死戰慄的人，并無極大的作用。

在古代，另一種人企圖以「死生同一」之理折服人羣。

太古希臘學者載爾士倡死生同一之理，旁人嘲笑他說：「那麼你爲何不死呢？」載爾士說：「不錯，但死既和生相同，那麼

總覺得沒有強死的必要吧！」這學說，和莊子的生死循環論相呼應，莊子妻死，惠子去吊，莊子非但面無戚容，而且鼓盆而歌，惠子驚問究竟，莊子就藉此發揮了一段議論，說是人的生壯老死，一如春夏秋冬，人之老死，是自然的法則，并無可悲，話中也隱含生死同一之理——這類的說法，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一劑很好的「安眠藥」，但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依然沒法掃除他們心頭的空虛。一個人死後屍體拿到化驗室裏分析，所得不過是一些碳氫氧氮硫磷鐵鈣鈉之類的元素，在生命存在之前，這些元素早已存在，在生命消滅之後，這些元素仍然存在，不過化爲草葉，土壤，水泉，虫蛆罷了！從元素不滅這一點來說，「死生同一」，極有理由，但同樣一堆氫氧氮硫磷鐵鈣鈉，在有生命的時候

，構成一個人形。五官有感覺，腦袋能思想，和那化為異物的同樣一堆元素，畢竟不同，所以死生同一之說，雄辯是雄辯了，但仍然是詭辯。

我覺得闡述死亡道理的另一個可歌的人，要算佛蘭克林了！他說：「上帝真會安排，他爲了要我們享受幸福，特地給我們一個軀體和生命，在無窮的時間和空間中，讓我們佔一個位置，等到人老了，機能衰敗了，這醜陋的軀體反而變成贅疣，變成痛苦，這時上帝又想出一個巧妙的辦法，來解脫一切，那辦法就是死！」（見佛蘭克林書簡）如果把這一段話中的「上帝」二字換成「自然」，對於一個掙扎病榻行將死去的老者，不是一篇最好的臨終禱詞，比較任何牧師神父道人和尚口中所出的更能給死者以安慰麼？其實這樣的道理本極平凡

，不過等於說一株樹有萌芽，強壯，衰老，枯萎等階段罷了！但道理一引申到人的身上，我們就感到說得很精警，無他，平常少聽到這種不滲雜感情的話而已。

本來，「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人世的滄桑難免使活人感慨，而眼睛一閉，兩脚一伸，死了之後就與一切親友事物訣別，也難免使垂死的人哀傷，但那些不惑的智者，不戀的達者，志士，好漢，他們的感慨和哀傷一定有個限度，決不至一發不可收拾，竟變成驚駭惶亂，他們已經把握過生活，好好地享用過生命了！一切在臨死時泰然的人，田夫野老，哲學家，思想家，革命志士，反抗者，窮老嫗，很少是生前荒廢生命，放浪形骸，患得患失，拖拖踏踏的人，所以我想，真正看透生命短促，不輕生，不畏死的，是胼手胝

足的人，是默默工作的人，是看見別人的不幸有同情的人，是臨難不苟的人，而不是那些以爲「人生幾何，對酒當歌」的人，不是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不是顧盼自豪，凌鏗衆生或者超然物外，風雅自賞的人……。

那個兩年前死掉的德萊塞說過這樣的話，「人如果對光陰，太陽，花木，工作，戀愛都不感到興味，怎樣活得下去呢！」但我以爲有一種人對人間一切都無興味，糊塗寂寞，看見好人不愛，看見壞人不會憎，對愛情淺管即止，對工作敷衍了事，却是九十歲還想多活幾天，拖長生命的人，反之，有愛有憎，敢歌敢哭，對人世的事熱烈關心，對平凡緊張的生活感到興趣的人，他們在陽光下懂得生活，在病榻上看見死神敲門進來的一刻，面上有笑容。

可怕的地方

所亞

我又回到離開十年的地方了，這地方是曾給我咒詛過的，我曾暗地裏宣誓過，我決不到這兒來了，雖然抖擻在西北利亞的寒流，或爆死在印度的酷熱，都全無反顧，因為我曾在這兒看到無數使人顫慄的故事，而自己又會排演于故事之中，可是自己認為可保證的許愿終于無效而又回來之後，又復撩起一摞殘酷的記憶。

正是這樣的季節，寒風瑟瑟的，又是這個時候，黃昏帶晚了，一個警察追趕着一個六十多歲老年人，他終于在筋疲力竭的喘息中給抓住了，跟踪的人檢分到

英雄的勝利似叫囂着：「鞋子是這個老頭偷的，鞋子是他偷的」，齊聲督促着警察打，警察不由自主的揮動着警棍，六十歲帶着饑餓的老頭子昏倒了，倒下不是一了百了麼？

然而作為故事的收場，不是那麼順流而下，還得抹了一個角，當紅十字車還未把老翁的屍體昇移的時候，除了先前環繞着的許多人之外，又加進了無數的湊熱鬧者，越來越多了，先前喝打老頭的人，現在又轉了調說：「老頭子是警察打死的，警察怎麼可以打死人呢？」看的人擴大了圍，警察成了包圍圍的中心，我

當時也列為看客之一，事情我是清楚的，但我那時沒有做聲，為什麼不做聲呢？我不知道，我大抵是怕吧，怕，就常把真理攆走。我現在想，要是老頭子是犯罪，要是警察也是犯罪，那末衆人又逃得過麼？連我自己！

現在我又徘徊在老頭子所倒下的土地，我了解，我明白，窮，是接近犯罪的，富，又是使人犯罪的罪犯。

一九四六，十一月于香港

鏡子

公劉

愛你的鏡子。

愛你的朋友。

愛你朋友的鏡子，愛你朋友的
朋友；是朋友的朋友都站攏來，
是敵人的把他消滅！

「活烈士」贊

三流

烈士之稱，本來是古已有之，一般是指肯於「捨身成仁，捐軀取義」的死者。

因為他們肯於死，於是被稱為烈士；於是名垂不朽；於是被認為：「但你是沒有死的，而且永遠也不會死的」；於是「普天四海，將要看見無數金的石的石膏的木的」烈士相。

據我想，烈士們在從容就死，慷慨捐軀之前，只是因了求其崇高理想之實現，作了一件勝任愉快的最後工作，應當沒有閒情逸緻，考慮到怎樣纔能博得烈士的尊稱，怎樣纔合乎烈士的標準，尤其是無量數的「大時代，小人物」，他們也有崇高理想，他們也敢于捐軀就死，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在鎖鑰郎當的牢獄中，以及在飢寒交迫的生活圈內，他們也正和不義者進行着明爭暗鬥，其工作過程是平凡的，其最後結果更是平凡的，生前既未想到「顯身揚名」，死後亦不過「與草木同腐」。

即在此時，我們的「活烈士」出現了！這些貨色，五體百骸，與一般活人會無稍異，他們在情婦面前談革命，孩子面前講主義，在茶餘酒後，從「悲壯」的過去談到「光輝」的未來；但在現今，他們則只聚精會神，自我彫塑着未來的「金的石的石膏的木的」烈士相。

這種「活烈士相」，表現在公共場面：是每一「孩子生日娘滿月」的集會，雖然要扮出一姍姍來遲」和「千呼萬喚」的姿態，但無役不與，既到之後，遇客

名字

公劉

名字，寫

誰的名字？

我親愛的

，我不能寫你

的名字。

我仇恨的

，我也無法寫

他的名字。

其實，我

已寫在心上，

用理智的筆。

其實，現

在只需要有寫

仇人名字的自

由。我要寫他

一千遍，一萬

點頭，逢人握手，從那「冷若冰霜」的臉上，浮泛一些「豔如桃李」的笑容，而後，擇座一隅，舉目四顧，笑容再斂，神態凜然，一面表示自己的虛心耐性，聽取與會者的意見，一面利用過剩時間，左手持茶杯，右手搶蛋糕，寓深沉致慮於不斷咀嚼之中，作眉頭一皺，計上心頭的打算。

吃得差不多了。活烈士初乃姪妮推遜，繼乃慷慨發言，為強調「烈」的氣氛，在「那麼」所以「這一點」「這一點」「意味着」當中，加上若干從社會科學詞典，新文藝詞典搬來的動人術語，配合着唱工的作工，是磁牙裂嘴，聳眉瞪眼，指手劃腳，唾沫紛飛，除了開或停止一兩秒鐘，等候人們拍掌以外，他「那顆熱烈的」，時時有隨着唾沫飄出來的危險，這一動作，更使人「意味着」他是如何的「烈」了。

這還不够，那麼，再從私人談話，表現一些活烈士相吧——在吃午茶的咖啡座，在私人的住家，從「有什麼消息？」談起，指出「某人有某種壞的傾向」。「某人有某種不好的關係」，「某某近來好了一些，受了我的影響」。「某人某事，我早就全部知道」……如此這般之間，如果微感單調，再製造一些某男某女的桃色事件，張三李四的私人隱事，說者聽者，皆大歡喜。最後於約時間約地點「再談談」之前，再恢復一下「秋風殘照」的面部表情，叫對方附耳上來，告訴他一點「海上神山」的機密，拍拍肩頭，緊握一下手，「這件事不要對第三者說」，如此，活烈士相，自然更「永遠存在於人們的心頭」。

作爲活烈士的笑了！

作爲活烈士的「我的朋友」或「我的夥計」也笑了。

讓那些委骨窮賤，暴屍戰場的烈士，也能在冥冥中笑一笑吧——爲了如此人間，還存在着如此活烈士。

遍，然後塗污，撕廢，踐踏，燒掉！——發洩我對它的鄙棄與敵視！

因爲，當我能用最美麗的字眼稱呼我最親愛的事物時，被仇恨的東西一定早遁跡了。

那時，現在已爲童話所代替，悲哀的故事已拋在歷史的字紙簍裏，我，也應該是個童話中的一個角色了？

朋友

秦似

曾經有一個賭徒，跑去向債主告借。

「我們是好鄰居，又是好朋友，我知道你一定是樂於幫忙的。」

「很好！」債主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肩頭。

於是，他高興地拿着錢走了。

但第二天，他又來了。

「如果僅僅是朋友的交情，我不敢再來打擾的，」這回有點乞求憐憫的神情，但聲氣還是十分爽朗；「因為我知道你不但是我的好朋友，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慈善家，我以為你樂於進一步幫忙的吧。」

債主冷笑了一笑。

於是，他小心翼翼的，又拿着錢走了。

到了第三天，一清早他又出現在債主的門前。

因為來得太早了，所以在門外等了好半晌。

「我的處境已經到了緊迫萬分的時候……」他開口說。

「哼！」債主圓睜着兩眼。

「我知道您或者會不高興，但上帝在上，這實在……」

「放屁！」



『軍將』某

「天地良心的話，我已經在屋樑上掛好了繩子，只差把頸子伸上去了，就在這一刻，想到世界上還有像您一般的朋友，而且又是懷着慈善家偉大的同情心……」

「昏蛋！」

「是，是，誰說不是昏蛋？但像我這樣的昏蛋，您也不眼睜我白白吊死，這就是十只還有着光明和希望呀。」

債主反而覺得好笑起來了，於是，這位借債家又從地上拾起一包鈔票，蹣手蹣足的走了。

第四天債主來到他家裏。看見他一聲不響，靜靜的躺在床上。

「怎麼啦？朋友？」債主問。

但他却啣呀的哭了起來。

「我先前原是要自己吊死的，你把我救了，現在你聽啦……」他訴苦說。

債主翻了翻眼。

「我原可以向別人借錢，你偏把錢借給我，別人跟你有仇，就翻臉不理我了，你瞧呀……」一面說，一面在床上打滾，乒乒乓乓的亂踢亂打。

「哈哈！我的好朋友！這有什麼要緊？起來，我們好好的談。」他爬下床來，更加一把鼻涕一把淚，又像威勢像撒嬌的嚷道：「杯水車薪，毫不濟事，什麼朋友！我原就懷疑你的交情不可



蕭化作

剪影集

「嘿……」他忽然捏起拳頭走過來，好像想打的樣子。

「我要……」他搶近了一步。

「要怎麼？」債主冷笑着打量他。

「我……」但他忽然又改了口，「我要拍賣！」

「哈哈！你算過賬了沒有？上至天空，下連地底，還有什麼留你拍賣的！」

「那我就只有吊死在你面前了！你瞧着！」他真把繩子掛了上去，且慢！這兒還有的是——錢！」

他回過頭來。

「你應該把房子修一修，既是一個家，就要弄得像個家的樣子，油漆，添置，一切費用這裏都有了。」

「嘻……哈……」他忽然轉悲為喜，覺得一切又有希望了。

「最重要的還是圍牆和大門。要起造新的。凡我的東西，現在就怕一樣了：強盜！你知道麼？你要替我防備強盜！」

「那麼就可見我並不是昏蛋了，哈哈！」

「直到今天，我們才算真正做成了好朋友，……這裏還另外有你的酬勞……」

「我明天就動工，」

「自然，我要看着你辦……」

「我真感謝，所以我早就說過，你是唯一的好人，慈善家，肯幫忙到底的人……」

「Goodby—Goodby—Byebye—」

（接25頁殞石）

住在石旁的人殺了個乾淨，把石頭砸成了粉碎。

石頭雖然研成了粉末，附近的人縱然殺了不少；可是這揭示出的廣大的人的心意，是銷不掉的；這是一個無聲的召喚，鼓舞起全國的人，全天下的人，都搖搖欲動的，要起來推翻秦皇的苛政，要把耕種者應有的田地分到自已手裏；而且，這也是簡單有力的目標，大家向着這個方向湧着，慢慢的匯成了總流了。

秦始皇算他運氣好，吃上了長生不老的丹藥，得到了一個幽閻尸首。

陳涉吳廣的農民的義軍，發動在大澤鄉，各地拿鋤頭的人都起了響應。

農民們翻身時候到了。

籠頭出籠問題

于君

雖然是痛苦的事，但如今竟成了有趣的回憶。

「收籠！」

看守所丁吆喝一聲之後，獄門上响起了木柱和鐵鍊的嘈雜的聲音。接着就是爭床位的吵鬧，却也有人高聲唱着山歌。一天到晚，最嘈雜算是這個時候。

有一隻手在黑暗中摸到我的肩膊上來，一時也分不清誰在跟我說話：

「聽說，籠頭快要出籠了，就在這幾天。」

「籠頭？」我雖然聽慣這名字，一時也愕然。

「就是你罵他作『地獄總管』的那個籠頭，說不定明天出去

了呢！」

「難道我們要開歡送會？」我冷漠地說：「我看這傢伙未必願走。」

果然，兩天三天過去了，籠頭依舊在籠裏收掃地錢。除了這個籠頭，我們三百多個同難的人，沒有一個不巴望早脫苦海，跳出這牢籠。祇有他，每天平均有五六個新入來的囚犯，每人要給他掃地錢二千元，一個月就有六萬塊上下——在兩年前這個數目的入息就算很不少的了。

掃地錢只是經常的收入，等於額定的稅收。他是這牢獄裏的百貨公司的老闆，熟煙，火柴，糖菓，餅食，一應俱全；現錢除

賬，兩皆歡迎。他又是這牢獄裏的當押的主人，利息五分，十天為期，這樣的高利貸恐怕很少見吧。——他就是這樣從無數的囚徒的身上作殘酷的剝削使自己富裕起來。

籠頭的地位使他獲得了財富，而財富幫助了他握有牢獄內部的統治權，他可以懲罰那些不「守法」的犯人，甚至施以毆打。有四個粗大的漢子做他的打手，彷彿「侍從室」的人馬，由他供養着。此外，還有一個「祕書」，替他處理文件和管理數目。

他有進出獄門的自由，白天還可以回家同小老婆睡一回午覺，祇要在「收籠」之前回到獄裏來。原來他早和看守所長有了友好協定，專門供給獄裏的情報，換來了信任和特權，怪不得那麼

威風了。

原先我祇知道他是個被判十五年徒刑的劫殺犯，想不到一下子就要出籠去。原來，他獲得了七年半的減刑，早坐過了一年有多了。

兩月三月又過去了，籠頭依然沒有出籠，看守所長再三通知他「交保開釋」，他還是安然睡在這獄裏。這對於我這個天天想逃出牢籠的人，簡直是一個諷刺。

「世上竟有不願離開監獄的囚徒的嗎？」我這樣想，可是眼前就有着這麼一個囚犯。這個囚徒已經不是囚徒，他已成了牢獄的主人，牢獄是他的家，他那肯拋離他的家呢？牢獄成了他的安樂窩，要他離開，未免太痛苦了。

最近，報上傳出蔣要讓位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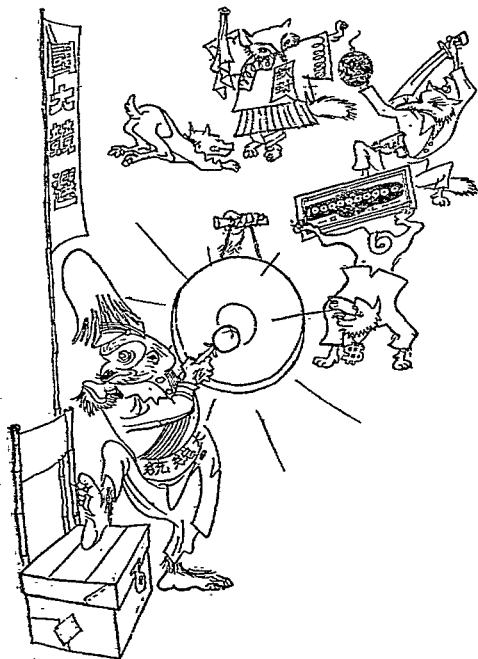
孫的消息，照我想，這籠頭也一樣不肯輕易出籠的，除非囚徒們

把他打出去。

（卅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活劇開鑼

雨樹作





關於馬來亞的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秋，「和平」以後不久，有一位英國紳士跑到馬來亞。他因為曾經受過高深的殖民地統治的行政訓練，一踏進這片剛被「解放」的土地，首先便注意到居民的文化，性格，以及氣質。經過了一番精審深刻的研究，他暗暗的驚奇起來：「真了不得！這是一片難得的土地，可惜一個嚴重的變化已在醞釀中，給它爆發了，情景就要頗改舊觀了！」

什麼「變化」呢？他當時沒有說明白，而「改觀」以後的情景又將是怎麼樣的？他亦未作預言。過後，我從另外一位名人的一篇文章「馬來亞的風貌」(The Face of Malaya)才找到一些保守的

答案。這個保守的答案足以代表某部份保守的英國紳士對於馬來亞的見解的。這位名人好像我們從好萊塢影片上所看到的，坐着「象車」，顛簸的跑進非洲森林去探險一樣，他在馬來亞這片肥美的土地上看到的，也是文明與野蠻同列，腐敗和原始並陳，他特別注重中國人，說今天馬來亞的中國人在數量上已超過馬來人，他們從古老的中國帶來了孔孟文化，學會理財，懂得對外貿易，這些「高一級」的活動終於衝破了土人的經濟藩籬，但是「可笑」的地方還是有的，那便是在中國本土已經衰落的文化，在這裏又被翻版。不過今天中國人社會基礎已起了重大變化，所以他把中國人分成二大類：一是喜歡小孩子，勇於投資，但肚子裏却堆積着三四千年的經驗，有着奇特的思想方法，這一類是易於統治的；另外一類是「孤僻」的，唯物主義的，戰後汲汲要和家人家爭取平等的機會，「破壞法律」，「搗亂治安」，這一類是不易統治的。

再過後，我又碰到一位澳洲醫學專家，他已是六十多歲，快要退休了，一九四一年末日寇南進後，他撤退回去，這一次是在退休之前到這里來指導

並幫助醫藥復興工作。我從報紙上看到他的活動消息，於是跑到他的臨時辦公處見他，他非常的高興，親自弄了一杯鮮橙汁給我喝，這東西好幾年不見了，喝了很開心，一下子和他扳談了個多鐘頭。最後他說，他很同情中國人，敬佩中國人，但同時他也感覺到很不容易了解中國人。中國人很可畏，但却很混沌，在日寇盤據馬來亞三年多的時光中，「我在雪萊的一家醫院裏服務，我時常想起馬來亞，想起馬來亞的中國人，但我想不出中國人在變重的刺刀下是怎樣的生活……」

把這兩位外國名人的觀感湊在一起看，作爲一個中國人的我很覺驕傲的，但一加深索，我反而感到很大的悲哀，在外國人的眼睛裏，中國人被看做渾渾噩噩的一羣！然而這是有原因的，我們自己實在太不爭氣了。

我以爲「馬來亞的風貌」作者對於馬來亞中國人的觀察相當的深刻，但他戴着帝國主義的有色眼鏡，有着很深的偏見，所以他的話只有百分之幾的對，例如他說，中國人從古老的中國帶來「孔孟的文化」，這未免太誇大，亦說得太冤枉。中國人到

馬來亞據荷蘭史學家的考證始於公元七二〇——三〇年，但就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看，中國人到馬來亞當在十二世紀宋家朝廷南遷以後，至十四世紀中葉全國大規模「造反」之時，那時候說不起「移民」，而是「逃難」，南中國的樸實工農羣衆，在「皇帝」的暴虐統治之下，被迫得走頭無路，才向海外逃命求生。這些逃命者不會挾帶「孔孟文化」以同走的。中國封建文化的「南進」，應該是「三保太監下西洋」——十五世紀初葉鄭和出國以後的事情。那時節永樂皇帝篡奪了皇位，立建州，討八百大甸，伐安南，實行「帝國主義」的向外擴張政策，當然要鞏固並把握海外「華僑」的心，這首先便要輸出「孔孟文化」，宣傳帝皇思想，那情景就和最近十餘年來黨化思想的南進一樣，所以鄭和之到馬來羣島，用現在的術語說，就是「國府特派員」，「宣慰僑胞專使」，他幹的就是「宣慰」之類的工作。

但有一點值得今天海外中國人深思反省的是，在中國本土業已衰落，被清算的腐敗文化及其作風，在海外華僑社會裏面却重新被翻裝，再版，反而

有「欣欣向榮」的氣概。這是永樂皇帝在中國已完蛋，然而「皇澤」的餘緒還在海外飄蕩的緣故。不過因爲是飄蕩的餘緒，失去了補充基地，它不會維持太久了。

海外中國人這一深思與反省，對於自身未來的命運有着很大的關係。倘若我們沒有勇氣洗刷自身落後腐敗的氣息，擺脫列祖列宗遺留下來的一張沒有弄乾的臭虎皮——帝王思想，或「大國民」思想，嘲笑與揶揄是不會停止的，鄙視與「誤解」將越來越深重。

我們應該把對現實的消極的忍耐，轉變作堅毅的否決，別再陶醉在「擁有五千年文化」的讚揚喝彩裏，別再以「勤苦耐勞」「開闢功勳」自許自傲，這些在今天已經變成了嘲笑的資料了！我們應該挺腰昂首的做「人」，明白自己是「人」！「人」的要求是生存，溫飽，發展，今天的要求發展，正是爲了明天的生存與溫飽，換句話說，人要爲現在與未來打算的，緬懷已逝的繁華，正似白頭宮女無數往事，表露自己的不中用；在現實的夾縫裏求個安身立命的席位，而又滿足於這席位，則是表露自

己的不爭氣，必定會有一天在這夾縫裏感到窒息，而絕望的死去。

所以今天馬來亞的中國人之參加各民族進行「政制」鬥爭，正是爲了明天的生存與溫飽，是一重大的進步，是對古舊的腐敗傳統的反撥以至否決，同時亦是終止一切嘲笑與揶揄，擊破隔膜與誤解的有力行動。

一九四七·雙十節於新加坡。

悲 號

訥 納刻





小藝花集

王法之下

秦似

據香港「華僑日報」的特訊，「民盟華北負責人張申府」在宣佈「華北民盟解散」時，發表如下的談話說：

「……素感各地當局至極開明，對於此項事件，堅信當能依政府意旨處理，我並願藉此機會，對地方當局一向的維護及民間的同情，表示至誠謝意。」

張先生自然是出於很大的「苦心」吧，但像這樣的小心陪不是，恭維得「當局」那樣的「維

護」和「開明」，就不免使人想到，今天的張先生和昨天的張先生在那裏打架。

縣官坐堂，不問青紅皂白，先打五十板屁股再說。但在皮破血流之際，不也有大喊「青天大老爺！打得痛快！打得好！小的從此知道王法了」的麼？這就是張先生的活畫像。

談「革命」，講「民主」，有一個大關，這一關不在圓桌會議和雞尾酒會上，却是在自己所反對的屠刀要加在自己頸上的時候。我想聞一多之所以成爲聞一多，即使槍彈不是從後面打來，他也未必會向劊子手陪笑臉，說「素感開明」之類的吧。

銜頭

蕪秦

前交通大學校長唐文治的競選名片上，印有長達九十九字的衍頭，第一條是「遜清翰林學士賜進士出身加三級郵傳大臣」等字樣，可見「委員」「代表」這類朝廷命官，有人雖然棄之如敝屣，避之如蛇蝎，但也有人是連吃奶的氣力都使用出來競爭的。

連「遜清」時代的銜頭也有競選的價值，民國選舉史上又創一新紀元了！這和立委一個標僞五億元，要人小老婆担任候選人那些事，真應該「宣付國史館」垂諸後世才好。

但我不禁代孔庚，湯薊銘之流叫屈了！他們都是在京滬大談民主的「政黨界」聞人，他們在洪憲皇朝做過官，「遜中華帝國御封三等男爺孔庚」，「專殺民黨湖南將軍湯薊銘」這等字樣他們

大概不好意思印上名片了！可見同是泥首稱臣的人，到競選的「民主」年代，也有幸與不幸，其實，名片裏印上袁朝官職，也許有點難爲情，但遲這麼一個名片到「極峯」，「部座」的手裏，對於「競選」，我却相信頗有價值，道理何在？不說也罷。

獻花的人

蕪榛

較場口打手小頭目之一的劉野樵，最近在重慶「納小星」了！「軍政商黨學」各界，致送賀儀達一億元，劉某喜氣洋洋，宣稱納妾是他一貫的夙願，來賓聽後興奮鼓掌。

記得「較場口之役」，大批民主人士被毆傷之後，打手們自己已裝起受傷的模樣來，爲了配

合這種「僱工」，除了中央社的編輯老爺努力編造新聞外，還派了「黨國女名流」去向劉等「獻花致敬」，以便和人民熱烈慰問受傷民主人士那一幕分庭抗禮，唱對台戲，向劉野樵獻花的「婦女運動者」，不知這次參加盛宴，而且恭聆了劉的演詞麼？

但仔細一想，說不定那些在「黨國」扶植下的「女名流」，本身就是「小星」，那麼又覺得不該向她們調侃的話了！她們本身已是被壓迫的可憐虫，這年頭，大批的將軍，博士，「社會賢達」，「婦女名流」，在獨裁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多麼可憐的丑角啊！不必以後的歷史家作蓋棺之論，現世報，已經够瞧了！獻花者和納妾者的一段有趣的關係，就是一個好例子。

官與「匪」

亦人

廣東省府委員會決議：「大埔縣長維博平，對境內范副總司令漢傑家屬被匪綁架一案，迭經嚴令搜剿起獲，迄已三月，尙未破案，顯屬措置無方，經先予撤職：：」

這位縣長可真倒楣，「被匪綁架」幾乎縣縣皆有，大埔的「匪」偏要「老虎頭上捉虱子」，連總司令的家屬也綁架，竟難爲了縣老爺。可見今天的「匪」實在好做，縣長却難當了。寧願做「匪」，莫作縣長，可也。



小芭花集

於凡陀

刑天舞

一，我以為關於馬凡陀的討論，或者說關於馬凡陀「體」的討論，反映了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嚴重傾向。因為，嚴格說來，馬凡陀的詩並無所謂體，或者說並無一定的體；馬凡陀之所以值得鼓勵，主要地並不是因為他創造了，或者說，成功地運用了什麼體；而是因為他的詩反映了廣泛的現實。

二，贊成或者反對馬凡陀體的人，我以為都應該把話說清楚。假定贊成者的着眼點是放在那體上，認為大家應該向馬凡陀體看齐，或者說新詩的道路只此一條，……這樣的說法好像很不錯；但我以為，骨子裏這種說法也是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詩必有體，然後成詩，我們寫不出好詩，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好體。假定反對者的着眼點，同樣是放在那體上，認為詩是語言的藝術，馬凡陀的語言不夠藝術，從而不是詩，或者說民謠這種舊形式，根本就不能表現新內容，馬凡陀這樣做不過是譁眾取寵而已……這種觀點無論在內容（精神）和形式（說法）上，都是一種變相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

三，馬凡陀並無一定的體，但他運用了些什麼體呢？孟姜女，五更調，十四行……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他運用了可能的新舊形式，但實際上他也就否定了所有的形式。我以為在形式問題上，馬凡陀值得學習的地方不是他成功地運用了什麼體，而是他的放手運用一切的體。特別是更多的運用民謠體。將來會不會有一種最能反映今天中國的詩歌形式呢？我想，有的，但這種適當形式的產生（不一定是高級的形式）決不會是在那些目前一心一意推敲形式的人們的手裏，而是在那些為了表現內容，放手運用一切形式而又暫不最後肯定任何一種形式的人們的手裏。

四，馬凡陀的用語有沒有缺點呢？有的，但那缺點不是它的不够藝術，而是它的不够通俗；在不少

地方新舊所謂「詩的語言」出現得太多。詩的用語毫無疑問應該簡練些，但古往今來都沒有一個什麼獨特的詩的語言，除非詩人們自己在一個什麼偏僻的地方，成立一個完全包含詩人，不准旁人進去，的王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玩意兒，假如有人願意「驚人」自然可以讓他們繼續「驚」下去，但我們是不要這些撈什子的。不管是什麼流派的詩，其用語一定要求其能使較大多數的人懂，假定今天還非如此，明天也要求其如此。馬凡陀山歌的用語一般的說是求其大家能懂的，這種精神是好的。

五，放手運用一切形式，採取比較通俗的用語，這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馬凡陀之所以值得鼓勵，事實上，主要地也不在這裏。馬凡陀之所以值得鼓勵是因為他的詩反映了廣泛的現實，有許多過去被人認為不屑寫的東西，都被他寫了。有些人可能認為這破壞了詩的莊嚴的藝術性，但我認為真正的新詩的出發點就是在於寫那些被一般的詩人認為是不屑寫，而一般的羣衆都非常關心的東西。有這樣的一種理論，說：藝術性是一件藝術品的價值，政治性不過是它的價格而已；因而沒有藝術性或者藝術性較少的東西是沒有價值或價值較少的東西；這是一種顛倒是非的糊塗觀點。我們看見不少自由主義者在進步，倒是他們堅持了文以載道（載人民的道）的大旗，而我們自己不少的理論家和作家，却是事實上在那裏追求藝術性，事實上變成了一文以言志」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流。他們對於馬凡陀確有貢獻的一面，認為不值一顧，暴露了他們這種新的為藝術而藝術的面貌。

六，有人問，馬凡陀反映了廣泛的現實，但那是什麼性質的現實呢？是的，它不是羣衆鬥爭的血肉場面，而是城市居民的瑣碎事物。我想應該承認，馬凡陀所反映的，的確是一般的小市民的生活和情調。但和其他的社會階層一樣，小市民中有落後的，也有進步的；我以為，說馬凡陀的山歌表現了落後的小市民趣味是不但不公平，也沒有根據的。很顯然，山歌中所反映的小市民，是一種對於現狀不滿的城市居民，他們是不能稱為落後的。

七，馬凡陀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寫作的呢？應該承認有時是甚不嚴肅的；但認為他的所有作品都表現

了一種小市民的油腔滑調是不但不公平，也沒根據的。一般的說，馬凡陀的作品叫人感覺統治者可笑，然而不能叫人奮發，不能催人鬥爭，這或者是他主觀上不能或者是客觀上不許的地方。但我以為公正的批評家應該告訴馬凡陀：已有的還不够，還得向前；而不是告訴他，你錯了，應該洗手不幹。

八，馬凡陀的山歌中找不出堂堂正正的人民的憤怒，這是他的缺點；他所給我們的只是些旁敲側擊的諷刺而已。但我以為，一千篇抽象的憤怒抵不上一兩句具體的諷刺。假如有人以為只有那抽象的憤怒，才是真正表現人民的；我們就應該指出，這種名之叫做人民的憤怒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一種主觀狂熱而已，那是和實際生活與鬥爭着的人民毫無相同之處的。

九，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正在以各式各樣不同的名義滋長着，我覺得這是一種嚴重的傾向；一切強調藝術性，永久性，偉大作品，……都多少表現了這一傾向。

由衷的感謝 本社

我們這一次向社會人士和讀者呼籲，在短短個多月的時間內，很感榮幸的獲得了對這小刊物的同情，來自各方相識或未相識的友人們的助力；除了徵求得基本定戶一七二位外，並承下列友人以經濟力

量贊助本刊；在此我們謹表由衷的感謝，並期待着各方友人及廣大讀者繼續予這小刊物以可貴的支持。

特別贊助人

陳哲民 先生
袁 梅 先生
黃東生 先生
張雲喬 先生
(以上均港幣一百元)

贊助人

中國歌舞劇藝社
張楚琨先生(新加坡)
信行公司(馬來亞)
益興行(馬來亞)
吳健偉 先生
(以上均助幣卅元
或港幣六十元以上)

洪天 先生
鄧樹森 先生
吳膺宜 先生
張膺夫 先生
章子樵 先生

章潮嘉 先生
林國楨 先生
彭平沙 先生
陳有楨 先生
范有楨 先生
麥天健 先生
洪YH 先生
張KZ 先生
曹KO 先生
袁KE 先生
張YC 先生
莫YS 先生
李YS 先生

於浮生若夢及其他

默 涵



讀了秦牧先生的「讀紺絳獸的文章」，覺得有點意見不能再說一下，雖然這會佔去了「野草」的寶貴的篇幅。

秦牧說：「紺絳的文章中有一份名七的曠達觀點，有一點兒浮生若夢的心情，那是明白不過的。」既然如此，秦牧就不能說我是「太懷着驚惕的心情」，找錯了「毛病」，因為我那篇文章中，所不同意于紺絳先生的，主要的正是那種名士的曠達觀點和那種浮生若夢的心情。這種思想，在紺絳先生的那篇文章中是太明顯了，實在無須「張大驚惕的眼睛」都可以看出來的。在這點上，秦牧和我似乎沒有分歧。

問題是在于這種思想對於讀者會發生怎樣的效力？應秦牧的意見，紺絳先生是在寫抒情詩，不是

在說理，是一種感情的獨白，並不想向誰勸告。秦牧認為這是理解和評價那篇文章的重要前提。誠然，紺絳先生寫的是抒情詩，不是理論文章，但是，世界上有沒有一種「情」是不包含一定的「理」的呢？是沒有的。任何抒情詩，只要更深一層的探索進去，就必然會碰到「理」，因為思想是感情的基礎，為什麼我們憎恨漢奸，而有些人却同情漢奸呢？這兩種不同的感情是從兩種不同的思想而來的。所以，我的意見恰好和秦牧的相反，我以為評價一個作品，首先是要看它所包含的思想怎樣？也就是說，它打算告訴人一點什麼？然後才及于其他。

我沒有反對抒情詩，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但是，同是抒情，而所抒的情可以大大不同：有人抒的是頹喪的情，有人抒的是剛健的情，有人抒的是個人的憂鬱，有人抒的是大眾的愛憎。因此，有些抒情詩使人讀了有如輸進新鮮的血液，從而奮發

，振作，更勇敢的投進人民的鬥爭；有些抒情詩却相反的使人讀了有如染上敗血的病症，從而消沉，萎靡，心灰意懶，逃避現實。這後一種抒情詩，難道也不該反對嗎？而『浮生若夢』的思想，正是屬於後一類的，無論如何決不屬於前一種。詩人描寫自然或者假託自然景物如山、川、雲、海來抒發他的情感，自然是無可非議的，我決不會荒謬到來反對這個，但一個詩人對於自然的態度和他借自然景物而抒發的情感的性質，我們是可以探究、分析，而且應該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同樣的描寫海，有的使人情緒高揚，使人從它得到生活的力量，而有的却使人想逃開地面，恨不得跳到它的懷抱裏去。高爾基對於那些阿諛自然，宣傳人們向自然的盲目威力屈服，而不喚起人們和自然鬥爭的詩人，就曾加以痛烈的抨擊，而斥之為『自然的奴隸』。

秦牧說：『浮生若夢』的心情，有時並不一定是在卑下的情操，我相信，馬克思、列寧、林肯、高爾基，在草坪上看繁草的時候，也曾經過過這種心情，可惜人間已無記錄。』既然如此，秦牧又從何去斷定他們也曾起過這種心情呢？假如這樣的辯解能

成立，那末，一切要不得的思想，都可以振振有詞了，因為誰都可以來這樣一個『我相信，馬克思、列寧、高爾基……在某種時候，也曾有過這種思想，可惜人間已無記錄。』但我們根據馬克思、列寧的學說和他們一生奮鬥的事蹟看來，顯然是受了傷便措乾血跡仍然戰鬥的人物，決不可能是一個無聊的『浮生若夢』論者；至於高爾基，他的對於這種思想或心情的厭惡，却是有着明白的記錄，他說：『人——這個字是多麼的驕傲呵！』又說：『如果青年人只在想着：過了五十年，他們將要從地面上走到地底裏去，』到那世界空間的黑暗和寒冷裏去』，或是『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那末，這就是說，這種人已經離開了生活。』這和那種以為人類渺小無比，而担心地球要毀滅的說教，焉能同日而語？

自然，我們不是馬克思、列寧或高爾基，我們的思想和心情，不可能像他們那樣的堅決而剛強。我們是這樣一種人：社會的黑暗，和自身遭受的壓迫，使我們走上反抗的道路，但知識份子的出身，和舊社會舊思想所加于我們的影響，又使我們常常表現得脆弱、動搖，對於人民的事業若即若離，欲

就非起來糾正不可了，因為這是會瓦解軍心的。以此爲例，作家寫什麼？怎樣寫？讀者是不能給他限定題目，規定寫法的，但仍然有一個必須遵守的界限，就是不給讀者以不好的影響，如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有種文章雖或意在使人振作，可是看了却實在反叫人冷下去。一個屬於人民的作家是不應該不顧到這點的，不能因爲是『抒情詩』，或者是『喃喃的獨白』，就可以不負責任。從前有人把詩人做詩比做植物的開花，他是非開不可的，如果別人摘去吃了，因而中了毒，那是摘的人自己的錯，不關詩人的事。魯迅先生說：『這比喻很美，也彷彿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錯誤。錯的是詩人究竟不是一株草，還是社會裏的一個人；……即使真是花罷，倘不是開在深山幽谷，人跡不到之處，如果有毒，那是園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實，也並不如詩人的空想。』

最後，秦牧說到近來對於曹禺先生和巴金先生的作品，有一種不公平的武斷的批評，雖然秦牧聲明了這和我無關，祇是順便說說。但因爲寫在一篇文章中，不徹底細的讀者仍然可能誤會的。我對於

曹禺先生和巴金先生的作品，雖然讀得不多，但也知道它們在暴露舊社會的某一部份黑暗，在反映某一種人們對於舊社會的不滿和第一步的反抗上面，是有力的，是對於廣大的青年讀者有益處的。而這個初步的覺醒，是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的必經階段。不明白這個的，只是少數貌似前進而實則偏狹的胡塗虫，不能把他們的錯誤都歸咎于主張文學應該爲人民、爲革命服務的人們。

至于秦牧反對『批評高低的時侯，有許多人拿住了一把尺，量長量短』，我却以爲，問題不在於是否有一把尺，世界上難道有一種批評家是沒有一定的尺度的嗎？如果有這樣的批評家，那他的批評一定是不知所云了。實際上，一切批評家都一定有一把尺，或者是唯美主義的尺，或者是現實主義的尺，……正如對紺弩先生的文章，秦牧和我的看法不同，歸根結底就因爲各人的尺度有別。所以，我們不能責怪批評家手裏有一把尺，只能檢查他的尺是什麼尺：是否過了時，不合今天的用處？是否有弊病，太長或太短？如果尺是不錯的，就只能看他在量的時候是否公平合理了。說是批評家根本不能有尺，那是一種偏見，其實這偏見本身，也是一種尺，是不許別人有尺的尺。

十一月六日

編者的要求

先生：在這裏，編者有兩件事情想求助於野草的朋友：第一，編者雖然不願「閉門造車」，但一個刊物要能真適合於大多數人的要求，說大家心裏要說的話，是必須大家來提供意見的。意見越具體越好，編者願意綜合這些意見作為未來的方針。第二，希望每一位朋友，介紹自己朋友一人定閱「野草」，「野草」現有的讀者是三千多人，如果每人都做到介紹一個朋友參加定閱（這並不是一件難事啊），這個小小的刊物便可以解決目前的許多困難了。祝

編者

（照此線剪下，寄香港郵箱四二四號本刊收）

姓名	
地址	
起訖期數	自第 期至第 期
金額	
備註	①定閱六期港幣四元，叻幣二元五角，國幣五元。 ②定閱十二期港幣七元，叻幣四元八角，國幣十元。 ③定款可夾在信封內，連此定單寄下，不必票。

這一期的文章 喜歡那幾篇？	
不喜歡那幾篇？	
對某一篇的意見	
對本刊的意見	

（可另紙寫）

周而復主編

北方文

第二輯 (已出版)

北望樓雜	毛澤東	小城三雄	巾幗英雄	歸來子	臧大英	南來子	創作人的修養	新文藝運動簡史	中國問題淺釋	萬人叢書	釋新民主主義文學	三民主義	王貴與李香	荷安風	潞安風	劉巧團	高原短	茅有山	李鐵桶的故	洋鐵桶的故
文頌月傳人傳誌養	(詩集)	(小說)	(報告)	(報告)	(報告)	(報告)	(文壇)	(文壇)	(政治)		(論文)	(平劇)	(長詩)	(散文)	(報告)	(說書)	(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周而復	艾青	蘭紅	白朗	舒群	唐海	夏衍	周鋼	馮乃超	胡繩		艾青	任桂林	李季	孫犁	吳伯蕭	韓起復	周復	東平	趙樹理	柯藍

文藝理論叢書

著	白超	秋乃	瞿馮	……	命學	革文	學藝	文藝	國化	中民	論人
著	寧列	列蕭	……	……	……	……	……	……	……	……	……
著	譯編	……	……	……	……	……	……	……	……	……	……
基斯	夫舍	尼爾	車揚	……	……	……	……	……	……	……	……
基斯	夫舍	尼爾	車揚	……	……	……	……	……	……	……	……
坦希	爾爾	顧寶	蘇戈	……	……	……	……	……	……	……	……
坦希	爾爾	顧寶	蘇戈	……	……	……	……	……	……	……	……
編	揚	周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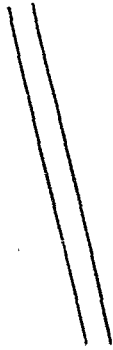
徵求 國內基本讀者

- 一、甲種十萬元。
- 乙種五萬元。
- 二、可自由選購本版及總經理售書一律七折優待，外版書八折。
- 二、贈送精印《北文圖片選輯》一冊。
- 四、函購之書，可掛號寄上（郵費贈送）。
- 五、存款將用罄時，由本屋通知續交，不限多少，仍為基本讀者。
- 六、備有本外版書目及徵求基本讀者詳盡辦法，函索即寄。
- 七、即日起徵求，本年十二月底截止。

同業批發 折扣從優

海洋書屋

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下



定價

35.8
34

壹萬元

恒興行總經理
香港文咸街九十七號

